



稿费的故事

□ 侯朝晖

因喜好舞文弄墨，常有“豆腐块”见诸报刊、杂志，自然衍生出一些有关稿费的故事。

第一笔稿费只有5毛钱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我在枞阳中学读书，学校成立了学生文学社，我和同学周海君合作写了一篇小报道，县广播站采用了。稿费只有5毛钱，但这也足够让人欣喜了。那时，我家经济条件算好的，家里给的生活费每月也只有15元。男生宿舍门口每逢开饭时有教师家属卖菜，小虾米2毛5分钱一碟。我和周海君用这笔稿费各买了一碟小虾米，美美地加了一次餐。

领到的第一笔“大额”稿费是在高中临毕业前。一首小诗和一篇小小说被一家“中学生文学丛书”采用了，寄来13元稿费。当时还没有身份证，领款必须要单位盖章证明。我拿着稿费单找学校团委书记章剑雄老师盖章。章老师接过一看，羡慕地说：“哇，这么多稿费呀！”我听得美滋滋的，少年的虚荣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。我用这笔稿费的一部分买了本诗集，以作纪念。30多年过去了，诗集仍在。后来，上大学时收到稿费的频率渐高。但那时的稿费普遍低，发的又是小文，三五元的居多。领了的稿费，常

被睡在上铺的陆兄“打劫”——逼着我买两张电影票，到学校门前的电影院看电影。陆兄人高马大，其时又在狂热地崇拜李小龙，每天练打沙袋和三节棍。我奈何他不得。一别多年，只和这小子偶有书信联系。挺想他的。

也有用了我的稿子不发稿费的，譬如《安徽企业文化报》和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“文学剪影”节目。不过，当自己的诗歌、散文由省电台著名的播音员袁方、魏民等老师配了音乐，声情并茂的朗诵，播出时细细聆听，也是一种很美的享受。

有一笔稿费不是我的，但印象最深。上池州师专时，一个冬日的下午，没有课。同桌的叶斌邀我陪他去广播电台领稿费。他的一首散文诗被电台广播了，稿费2元。天色昏暗、天气阴冷，寒气逼人，正纷纷扬扬地下着鹅毛大雪。也不知道那时哪来的激情，俩人一路闲聊，一路顶风冒雪，来到秋浦西路的电台。当时的电台是座两层的老楼。穿过长长的、窄窄的走廊，敲门进入一间办公室。几个女编播人员正在围着炭火盆烤火，看到我们很吃惊。领了稿费，我们直奔学校门口的一家小吃铺。铺子里的汤圆一块钱一大

蓝边碗。胖胖的阿姨将热气腾腾的汤圆端上来，我和叶斌立马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般地一扫而光，连汤都喝得不剩。那种热乎乎、又糯又甜的感受至今难忘。叶斌君一晃二十多年未见了，听说已官至局长，不知尚喜文否？想必尝遍美味佳肴，不知尚记得当年那碗汤圆的滋味？

近些年，稿费普遍稍有提高。发稿费的方式也多样化：有通过邮局寄稿费单的，有通过微信发红包的，有直接打到银行账户的。有的很及时，有的姗姗来迟，有的最后不了了之。更有奇葩的，是某些微刊平台，发了你的稿子，时隔数日告知：大作将被纸刊选用，不过请先交工本费若干（含购买该刊主编自费出版的诗集一本）。呵呵，看样子还得倒贴稿费。这种愤懑和纠结，直到结识了朋友阿俊才得以消解。

阿俊是我老乡，也是一位才女。前些年，她一边经商，一边写作，作品频频见诸报端。但她从没领过一笔稿费！她投稿时留的联系地址是市妇联，稿费来了直接寄到妇联，用以资助贫困学生或失学儿童。如今，被资助的孩子，有的已顺利完成学业，大学毕业了。想必，这是稿费最好的归宿，也是最美的稿费故事。

茄子的味道

□ 周天红

茄子是个好东西，有多种吃法。煮来吃，炒来吃，凉拌吃，还可以泡来炖鸭子炖鱼吃。打渔岭不出产鱼，茄子倒是主产物。岭上坡下，一望眼的好土好地，那是茄子生长的好地方。从村头到村尾一家一户地算算，谁家都种茄子。

村里人把茄子的吃法研究得透透的。煮茄子就有好多种煮法。白水煮茄子，油汤煮茄片，茄子加豇豆加苦瓜煮成“地三鲜”。炒茄子的做法也不少。辣椒炒茄片，炒茄疙瘩，炒茄泥。茄子还可以蒸来吃，烧来吃，炖着白肉吃。茄子在村里人的手里，那就能吃出五花八样来。村里人的桌子上离不开茄子。菜园子里，门前屋后，坡上地里，种几亩地的茄子，成了村里的老传统。大家都知道，茄子，饿了肚皮能当饭啊。自己家里吃不了，逢场赶集的时候，背上小半背筐去乡场上，卖了，那也是柴米油盐钱。价钱好时，茄子卖了钱能买上砵猪肉，那就高兴惨了。茄子还是喂猪喂鸡鸭的好饲料。茄子砌烂或蒸烂了，再拌着米皮糠或麦皮子、高粱酒糟子皮等粗粮，那是喂牲口的好饲料。

村子里研究茄子的吃法，就真做得出两手菜吸引人眼球的，那就是肖二爷肖二厨子了。肖二厨子是远近二三十里地界有名的厨师。那手艺，是祖上传下来的，上上下下都传了好几代人了，对茄子那点事儿，早就哑巴吃汤圆——心里有数。村子里哪家哪户办红白喜事，都得请肖二厨子掌勺。当然，也有人不信邪的。村子口刘六叔做五十寿酒，就偏要在十里坡他老婆娘家请厨师进屋掌勺。结果呢，二十几桌酒席，没有一个吃舒服吃安逸了的，反而成了村子里茶前饭后摆谈的笑话。尤其是那几道茄子菜上了桌，吃得人想吐，谁能吃高兴呢？

肖二厨子能把茄子做出一桌酒席。也就是说，一根茄子，在肖二厨子的手里，能玩出花样来。松花茄子是头碗菜。就是把两根茄子横竖划成花状，沾上红苕粉，放入油锅里一炸，松花茄子就成了。一碗两根松花茄子，下面垫着红苕砵子，放在蒸笼里蒸上半小时，味道就出来了。松花茄子上了桌，紧接着是蒸的蒸、煮的煮、炒的炒，一桌子茄子酒席就摆上了。最后再上一个凉拌

茄子，大家都知道，茄子酒席菜就上齐了。喝酒的喝酒，吃菜的吃菜，心情好的，遇上几个说话对路的，那就猜上几拳。一坝子的酒席就热闹起来。

说实在的，茄子吃多了，上顿下顿的，见不着一点油腥子，那也心慌反味流清口水，难受。凉拌茄子，白水茄子，蒸茄子，炒茄子，天天吃茄子，那也倒胃口。有人见着茄子就心烦。村子西头的赵三叔，年年种茄子，但他就是不吃。要是哪家哪户请他吃茄子，他总是想方设法找着借口不来。真要让他心烦了，说不定还要骂人。那年，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家里接连吃了半个月的茄子，据说是吃过敏了，桌子上见着茄子就翻胃，想吐，全身发痒起红疙瘩。但他还是放不下茄子，自家地里年年种，承包了不少地，成了村子里的种植大户。

茄子酒席，好吃不？不好吃。那是生活困难年月没得办法的办法。可今年听说村子里大办了茄子酒席，二十几桌呢。就是最不喜欢吃茄子的赵三叔，也大块地夹着茄子往嘴里送，端着酒杯，四处敬酒。

事情大概是这样的，村里来了个城里派驻的村官。上跑下跑，硬是把村里的公路修来与乡场上的公路连接上了，大车小车都能通。村官发动大家种茄子，那可不是老办法种植。盖大棚，选好品种，反季节上市。村官还请来了城里的技术员，手把手地一家一户传授技术。那茄子，比以前村子里老办法种出的茄子漂亮多了。村子里成立了茄子种植合作社，销路打开了，最远的卖到了省城。赵三叔，靠着种植茄子的路子，两个娃进了城里的学校，还修建起了砖房。

村里酒席，办得可热闹了。照样是茄子酒席，仍然是肖二厨子掌勺。肖二厨子的手艺也讲究，每道菜里都有茄子作料。茄子，也仅仅是作个作料调料而已。不过，那一大盆白水茄子汤，是全部酒席中吃得最干净的。为什么呢？这年月，家家户户都富裕起来了，猪呀鸡呀鸭的，就是吃海鲜都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油汤油水吃多了吃腻了，哪个不想吃点白水茄子汤，改改口味呀？茄子，还是村里人的好味道。

人生路上的跑者

□ 秦庆

那年毕业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奔波于各个招聘会，但投出的一封封简历都仿佛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但我不想回家，不想回村里，不想再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。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，种了一辈子田，每次回家，他都是那句话：娃儿，再努把力，只有比别人更努力，生活才更有奔头。

我在大四开始抽烟，在操场、在路边烧烤摊，和同学一支接一支地抽着，烟灰落下的，是我如梦似幻的大学生活。是啊，像我读的这所三流学校，身边人的生活都是这样，游戏、网吧、KTV，哪有梦想，对我来说，那太遥远了。

毕业后的同学都作鸟兽散，我在城市郊区租了一间很小的出租房，转个身就能碰到墙壁的那种，我喜欢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不为什么，因为那让我有种仰望梦想的感觉。人总是这样，喜欢麻醉自己，用借口掩饰自己的慵懒。

终于，我花光了身上的最后一分钱，没办法，我回村里了。父亲知道我过得不好，那天晚上，我们沉默了很久。临睡前，父亲终于说话了：“明天，带你去县城你一个远方亲戚的厂子里问问，看看缺不缺人。”

父亲不善言辞，一辈子只跟土地打交道，凡事不求人。那一天到了县城，他拿出攒了很久的积蓄买了一些他觉得很贵重的烟和酒。那天下午在亲戚的办公室里，我度过了人生最昏暗的一段时光。父亲一味地点头附和，亲戚却始终没有好脸色，对于没有本事的父亲，亲戚甚至有些瞧不起。在临别的时候，亲戚拒绝了我们的烟酒，关上的工厂大门仿佛也给我关上了人生的一扇窗。

回村的路上，父亲走在前头，拎着烟酒，我在后头，我分明看到父亲用袖子擦了擦眼角。那个傍晚天气阴沉，空气闷热，我感觉心脏仿佛被火焰灼烧一般的疼痛，内疚、自责充斥着我的大脑。这时候，父亲望了望天空，表情凝重地说：“不好，马上要下暴雨，你身体不好，可不能淋雨生病。”然后父亲拉着我的手猛跑，父亲跑起来很踉跄，但目光很坚定，方向明确，我跟着父亲一路跑回家，两个人气喘吁吁地躺在沙发上。果然不过几分钟，外面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而至。

父亲说，人要不断奔跑，因为你跑着跑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就亮了，乌云也就被你甩到身后去了。

后来，我回城，创业，打拼，拼命熬夜，求人办事，失败。第一次创业失败，我赔光了两年的全部家当，破产的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室，打开窗户，手下意识地拿起烟，但是口袋空空如也，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两年我都没有抽过烟了。此刻父亲奔跑的背影又浮现在我的头脑中，他一边跑一边说：“孩子，向前跑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乌云就来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才能亮，但是你只要知道，跑着跑着，乌云就散了，天就亮了。”

再后来，创业，失败，再创业……直到后来，本地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全市十大创业成功青年典范参加活动。在活动现场，我拿到麦克风的那一刻，我有点紧张，也有点想哭，我把父亲的话讲了出来，虽然不知道台下有多少人听得进去，但是我坚信，努力奔跑的人，最有力量。

